

## 第一章 她原是侯府嫡女

上京近日來令人議論的話題，莫過於安遠侯府剛尋回的千金了。

暮語在雲州生活了十六年，直到一個月前，養育了她十六年的養母月娘將她帶至上京安遠侯府認親，當她看見與自己眉眼相似的親生爹娘後，才終於相信月娘所言非虛，她果真是安遠侯府的嫡女。

此事說來話長。

月娘原是醫女，一次機緣巧合下救了安遠侯暮遠志，兩人一來一去生了情，後來月娘有了身孕就入了侯府做妾，她與侯爺夫人秦氏前後生產，間隔不過十日，皆誕下女孩。

侯爺夫人秦氏性格驕橫善妒，看月娘早不順眼，礙於她肚中孩子才不得不同意她入府，待她生下孩子後，見是女孩，就趁侯爺不在府中汙衊她偷了自己東西，再將她和孩子一起驅趕至距京城最遠的雲州田莊上。

月娘走時傷心欲絕，她既恨秦氏的霸道專橫，也恨安遠侯的無情無義。

要說月娘原本性子也軟，可人被逼到絕境上難免放手一搏，月娘略通醫術，於是悲憤交加之下，趁著臨走前兩個孩子生病餵藥時，使了一招狸貓換太子之計，將自己的親生女兒和秦氏之女調了個包，以報復侯府。

一晃就是十六年，月娘竟殺了個回馬槍，她身子染病，自知命不久矣，要說這輩子還有何不甘心，那就一定是對安遠侯府的恨意了。

此時月娘帶著暮語站在安遠侯府大門外，就是要鬧個人盡皆知，憑一己之力毀了侯府最看重的臉面，這可以說是對安遠侯府最大的報復了。

那秦曼容是什麼性子，她最是清楚，臉面比天大，還有懦弱無情的暮遠志，多年來對她們母女不聞不問，十六年來但凡他能對自己有一絲關心，事情都不會到如今這般。

呵，一腔愛意終究是錯付了。

月娘交代完事情的前因後果之後，道只想見親生女兒最後一眼，奈何親生女兒卻避而不見，於是她留下句「今生終究是錯一場」後，就在侯府門外撞牆自盡了。這樣轟動的場景，自然引來無數人圍觀，侯府門前人潮湧動，紛紛駐足觀看，且交頭接耳地低聲議論。

路人甲看到這一幕，不禁感歎，「要說這女人心狠起來真是……」

路人乙搖頭道：「都怪秦氏善妒，堂堂侯爺納妾都容不得，這不報應來了，生生折損了自己的親骨肉。」

路人丙情緒激動，憤慨道：「難道不是侯爺混帳嗎，連自己的妾室孩子都護不住，還自詡清流，我呸！」

「要我說還是苦了暮家的兩個女兒，都是二八大好年華，鬧這麼一齣還怎麼嫁人？」路人丁感慨道。

侯爺夫人秦氏看著纖瘦嬌弱的暮語，看那張與自己年輕時五成相似的面龐滿是驚慌失措，聽完月娘的一番話後，直接氣昏了過去。

暮遠志駐足而立，一臉悵然若失，往事浮上心頭，久久回不過神來。

剛剛得知自己身世的暮語，雖然仍在震驚中，但看見養育了自己十六年的月娘命喪當場，也來不及細想她曾經對自己所做的種種事情，傷心得淚如雨下。

「散了散了，都散了！」侯府家丁在門口厲聲驅趕道。

圍觀者四散，而暮遠志長歎了一口氣，看著伏在地上失聲痛哭的暮語，將她扶起身來接進府中，萬般情緒湧上心頭。

秦氏被這麼一鬧氣得幾日下不了床，看著眼前的親生骨肉是又愛又恨，最終只得一聲歎息；暮遠志近幾日也向朝廷告了假，在府中一面嘗試著與女兒相處，一面照顧安慰夫人，可謂焦頭爛額，根本不比處理朝中之事省心半分。

五日後，秦氏身子略好些，家裡人終於吃上了第一頓團圓飯。

說是團圓飯，其實桌上幾人胃口都不太好，只有心比海寬的暮語和八歲的幼弟暮斌兩個一人一隻雞腿吃得歡。

「爹，娘，姊姊，這雞肉可好吃了，你們怎麼不動筷子？」暮語嘴裡塞滿飯菜，含混不清道。

暮語從小在雲州田莊長大，遠離上京紛爭，養成單純直愣的性子，加上從前月娘待她不算太好，性子又喜怒無常，心情好時對她噓寒問暖，心情壞時則對她又打又罵，是以暮語的悲傷很快就被這源源不斷的美食填滿了。

「大家趕緊動筷吧。」暮遠志尷尬一笑，夾了塊雞肉放進夫人碗裡。

秦氏看著親生女兒的吃相，哪有半點大家閨秀的樣子，她是既生氣又心疼，只硬著頭皮道：「多吃點，別噎著了。」

暮遙仍是她一貫的淑女做派，端坐在桌前，夾了一筷眼前的菜，放進嘴裡味同嚼蠟，心情十分複雜。

她原是侯府萬千寵愛的嫡女，如今地位一落千丈，寵愛尊榮全被旁人奪了，更淪為上京城中的笑柄，就連侯府下人也偷偷在背地裡嘲笑她，偏偏自己還不能抱怨一句，要裝得寬容大度。

「姊姊，妳試試這個，可好吃了。」暮語笑吟吟地對暮遙說道，然後夾了個雞爪到她碗裡。

暮遙看了眼碗裡扭曲的雞爪子，面露難色，她十六年來從未吃過此物，難不成要她直接拿在手裡啃嗎？

但她旋即帶著笑意柔聲道：「多謝。」

暮語在府中待了五日，只覺上京人真是奇怪，明明各個錦衣玉食，卻還日日愁眉苦臉。

從前在雲州的時候，養母有時對自己關懷備至，噓寒問暖，有時一生氣又個把月見不到人影，這些時候自己就要對溫飽犯愁了，哪能像現在這樣天天有肉吃，有新衣穿？真不知他們在愁些什麼？

「姊姊，這個給妳吃。」暮斌看姊姊發愣，以為是自己吃了她的雞肉不高興了，委屈巴巴地讓出手中的雞腿。

暮語朝他咧嘴一笑，府裡就數弟弟和自己關係最好了。

這頓飯一家人吃得五味雜陳。

翌日一早，暮語和暮斌趴在後園的楊柳樹下，兩人蹲守了半個時辰紋絲不動，竟是在觀察螞蟻搬家。

倘立在一旁的暮遠志暗自歎了口氣，暮語哪有半點大家閨秀的樣子，每日不是趴在地上觀察螞蟻蜈蚣，就是爬高上樹捉知了蜻蜓，生生十六年的光陰，雖說月娘也讓她讀書識字，但看這舉止做派，終是被養廢了。

唉……暮遠志只覺得這幾日來歎的氣比往常十六年加起來還要多。

秦氏又何嘗不是如此？

秦氏乃令國公獨女，一輩子為人驕傲，最重臉面，上京城中除卻皇城中的幾位娘娘，哪個不要給她幾分薄面？可換女之事在上京傳得沸沸揚揚，鬧得她顏面盡失，大病一場。

對於暮遠志來說，家裡幾個孩子皆是血脈，可對於秦氏來說，暮語才是自己的親骨肉，但如今看著暮語的舉止做派，對她是愛愛不起來，恨恨不下去，不得不說月娘這一刀是生生扎在了她的心窩上。

可恨之人已死，暮語終究是自己的親骨肉，且是受害者，這碗苦水只能自己慢慢消化，無法再遷怒旁人了。

好在暮語已經及笄，秦氏想著早日給她尋位好夫婿嫁出府去，也算全了這段母女情分，不用日日看她在眼前晃蕩，對家裡幾人都好。

只是秦氏有心替親生女兒相看，事情卻沒有這般容易。

雖說為了遮羞，暮遠志夫婦合計了下，對外宣稱暮語是暮遙的嫡親妹妹，只因幼時身子不好才外出養病，如今十六已過，自然接回府中。

可這番話終究只是粉飾太平而已，月娘在侯府門口鬧的那齣誰不知道？

安遠侯府真正的嫡女暮語全然沒受過高門大戶小姐該有的教養，娶回家也無法挑起重擔，恐怕沒人想娶。

至於暮遙與慶國公世子原本已有婚約，如今橫生變故，尚不知這門婚事之後會作何打算，女子出嫁乃第二次投胎，她只盼之前定好的婚約，仍能作數。

上京近日來第二大的消息是，皇上又又又又要給南安王選王妃了。

此消息一出，上京城中再次炸鍋。

如果說之前安遠侯府的祕聞是一塊石頭砸入水中激起水花四濺的話，那麼選王妃這事就是一道雷劈進水裡爆炸，將水裡的魚蝦生物全都炸個半死。

不同於之前的看戲心態，上京城中的高門大戶，聽聞選王妃之事，只要家中有女兒的，皆人人自危。

那南安王是什麼人？他暴虐狠戾、嗜殺成性，有南境活閻王之稱，雖說戰功赫赫，但其手段極殘忍，還有折磨敵人致死的愛好，放血、抽筋、扒皮都不在話下。

更有傳言說他不喜女色，從前有人給他進獻絕色美女，在王府沒一個活得超過三

日，且各個死狀慘烈，缺胳膊少腿都不奇怪，更有甚者被摳了眼珠子的。偏偏就是這麼個煞神，深得皇上信任，皇上擔憂他陰陽失調，感情空虛，多次為其指婚。

去年指婚太傅之女，嚇得崔太傅直接辭了官，年僅四十就提前告老還鄉了；前年指婚的吳尚書之女，嚇得逃到塞外，至今未歸，生死未卜；還有大前年指婚的英國公之女，直接就投湖自盡了，幸好被人救起撿回了一條小命，至今仍纏綿病榻，今年不知又輪到哪個倒楣蛋了。

感情空虛前提是要有感情才行，那煞神有嗎？上京眾人惶恐不敢多言。

南安王謝承允剛從南境回京沒多久，此時正在兩儀殿中向成熙帝稟告南境大小事宜，他今日穿玄色金繡親王服，腰間配銀色龍紋革帶，身形挺拔，看上去頗為豐神俊逸。

若只看一張俊臉和這一身打扮，恐怕能迷倒不少上京貴女，可惜眼神狠戾，謝承允眼神掃過，立在大殿兩旁的宮人立刻往後退了幾步。

對於南境近況，成熙帝聽得連連點頭，眼中全是讚許之色，不論外人如何說道，南安王的軍功是無人能及的。

當今聖上和謝承允雖非一母所生，但自小感情深厚，謝承允生母位分低微，成熙帝尚是太子之時，就對謝承允多加照拂，登基後更是許他兵權、地位，謝承允也不負所托，成為了成熙帝的左膀右臂。

他十四歲上戰場，一步步走到今日，用赫赫戰功立威，保南境十年太平，只是殺戮太重，至今無人敢嫁，而他自己也不上心，反倒是成熙帝幾次想給他指婚。稟報過後，成熙帝又提了賜婚之事，「承允啊，不是朕催你，合該好好成家了。」謝承允聞言扯了扯嘴角，不置可否，賜婚早已不是什麼新鮮事了，且看哪個不怕死的敢將女兒嫁給他。

「朕早知你對此事不上心，可憐太皇太后年事已高，卻還日日記掛著你的婚事，如今尚在病中也不忘提起。」

一提到太皇太后，南安王的臉上才略有些柔和之色，當年他生母不過是個小小寶林，又早死冷宮，多虧太皇太后照料，他才得以活下來。

「敢問皇上，這次又是哪位貴女？」

「禮部尚書之女，太皇太后親選的人家。」

不是說太皇太后尚在病中嗎？還有力氣物色人選？

謝承允面上不顯，淡淡道：「禮部尚書暮遠志？」

成熙帝看他並不拒絕，面露喜色點頭道：「正是。」

就是那個之前上書說自己殺戮過重的暮遠志？謝承允憶起往事，嘴角輕勾，這倒也是有意思了。

「多謝皇上。」謝承允拱手道。

成熙帝十分欣喜，立刻命人送去聖旨。

聖旨很快就送到了暮家，暮遠志手捧聖旨久跪在地不起，負責傳旨的公公連叫了他幾聲才回過神來，恍恍惚惚地站起身，大病初癒的秦氏則是再一次昏倒過去。

暮遠志心痛不已，暮家曾出過一位帝師，兩位宰輔，世代忠良，為何要遭此劫難？暮遙在房中得知此事，也驚出一身冷汗來，父母近日來對她益發冷淡，聖旨又下得這樣曖昧不明，雖說自己身上有婚約，可誰知道父母會不會為了不讓暮語嫁給南安王，便退了婚事？家裡會嫁哪個女兒根本不知。

至於暮語，她在後院池塘和暮斌摸魚，聽聞皇上賜婚暮家女給南安王，心中卻是大喜。

暮語自小在雲州長大，雲州地處南境，可說是每日聽著南安王的威名，在她看來，十年來多虧南安王所向披靡，雲州百姓才得以安生度日，如果自己能有幸嫁給他……就太好了！

想到此，她欣喜地來到秦氏房中，想問清情況。

秦氏身旁服侍的丫鬟卻道：「夫人驚嚇過度，服了藥才剛睡下，小姐還是明日再來吧。」

驚嚇過度？暮語不解，應該是驚喜過度吧，母親房中的丫鬟怪不會說話的。

秦氏在床上一躺又是三日，直到慶國公夫婦登門拜訪，她才勉強下了床。

安遠侯府和慶國公府是世交，原本兩家子女相看過後都十分滿意，年初替暮遙定下婚事，誰知前不久鬧出那樁換女醜事，又有賜婚聖旨，眼下慶國公夫婦登門拜訪，不知是何用意。

兩家在暮府前廳坐下，暮遠志摸不準慶國公的心思，不敢貿然開口，只道：「此乃上好的西湖龍井，請兩位用茶。」

慶國公此行是為表明立場，於是開門見山道：「顧某今日拜訪只為讓侯爺放心，原先兩家定下的婚事，只要侯爺不說作罷，我慶國公府就絕不會取消。」

暮遠志原本以為國公府是來退親，縱使是官場老狐狸也不免緊張得捏緊手中茶杯，聽聞此言終於長舒了一口氣，攥緊茶杯的手稍稍放鬆開來。

自古以來錦上添花易，雪中送炭難，眼下上京不知多少人明裡暗裡在看安遠侯府的笑話，慶國公願意繼續婚約，可謂給他吃下了一顆定心丸。

「多謝國公爺。」暮遠志放下茶杯，起身行禮，鄭重其事地對他一拜。

慶國公趕緊扶他，趕忙道：「使不得，使不得。」

一旁秦氏卻是心中糾結，雖說慶國公府不退婚是好事，可這原本訂親的是暮遙，眼下國公府表明態度，那麼能應承這聖旨的只能是……

慶國公似看透暮遠志夫婦的心思，又補充道：「暮家世代清流，侯爺與夫人教導有方，兩位女兒定皆知書達禮，兩家婚事既已定下，顧某就和侯爺言明，不論侯府嫁哪位女兒到我顧家，顧家上下皆是歡喜的。」

暮遠志聞言感動不已，差點就老淚縱橫，這國公爺簡直太貼心了。

慶國公又感慨道：「侯爺與顧某皆為人父母，父母之心也能感同身受。」

這萬一暮家女兒真嫁予南安王，國公府也算和南安王沾親帶故，橫豎嫁的不是自家女兒，這時賣個人情給侯府，有何不好？

「國公府之情，暮家銘記於心。」暮遠志彎腰作揖，又行一大禮。

一旁秦氏拿手帕拭去眼角喜悅的淚水，這大概是安遠侯府最近聽到最好的消息了。

暮遙聽說慶國公夫婦親自登門，在房中焦灼地來回踱步。

派去前廳打探消息的丫鬟半天不見回來，到底是在說什麼？這個節骨眼登門難不成是來退婚的？若不是退婚，為何遲遲不叫自己去前廳見客？

暮遙手裡的帕子被攥得皺巴巴。

一炷香後，丫鬟秋紅終於從前廳一路小跑回來，氣喘吁吁道：「小姐放、放心，國公府說婚約照舊。」

暮遙聞言一顆懸著的心終於落定，攥在手裡的帕子微微鬆開，擰成一團的眉心也終於舒展開來。

「不、不過……」秋紅跑得太急還沒緩過來，喘了好半晌才又說話。

「不過什麼？」暮遙一顆心又提了起來。

「不過慶國公說，不論侯爺嫁哪位小姐，都成！」

這「都成」聽著比退婚還要糟糕！若是先前，退婚大不了重新再議，可眼下皇上下了賜婚聖旨，若是不嫁到國公府，那麼就是要嫁到南安王府了！

這南安王的名號，上京可謂無人不知無人不曉，嫁過去小命豈不是不保？自己終究只是妾室的女兒，生母還做出偷龍轉鳳的事情，母親現在只是為了遮羞讓自己繼續頂著嫡女的身分，實際上恐怕怨恨自己，會不會叫自己嫁給南安王那個煞神未可知。

不行，不能坐以待斃，如果父母這裡她沒把握的話，就只能從國公府下手了。

這邊送走了慶國公夫婦，暮遠志夫婦又開始犯愁了。

雖然吃了慶國公府的定心丸，但皇上的賜婚聖旨才是真正的棘手啊！

「侯爺可有主意了？嫁哪個到慶國公府？」秦氏試探問道。

暮遠志搖頭。

「語兒才剛回府，不能再讓她去那龍潭虎穴了。」秦氏悲戚道。

「可原本和國公府訂親之人是遙兒啊。」暮遠志無奈道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哪個都是不願捨棄的。

「侯爺……」秦氏看向丈夫，鄭重其事道，「要不您也像那崔太傅般提前辭官，咱們回老家吧。」

「糊塗！」暮遠志拍腿道，「我暮家世代忠良，怎能因一紙婚書就畏縮辭官。」

「要我說都是那月娘惹出的禍端，當初您就不該留她！」秦氏憤憤道。

怎麼又提到那件事了？暮遠志趕緊打斷，「皇上只是下旨賜婚，尚未言明婚期，且容我再想辦法吧。」

翌日，秋高氣爽，陽光照進侯府庭院。

暮遠志重回朝堂，不再告假，一來差事不可荒廢，自己身為禮部尚書，怎能不勤

謹修身，二來他也想找機會探探皇上的口風，看看有無辦法取消那樁婚事。

秦氏今日也感覺身子大好，命人清掃侯府上下，藉機掃一掃府中連日的晦氣，自己則帶著暮語前往城外陽山寺上香。

侯府連遭劫難，不知是不是衝撞了什麼，她便想求神拜佛安安心。

馬車出了城門再一路向北就到了陽山腳下，陽山寺便在半山腰上，依山而建的佛塔連綿而上，在山腳下清晰可見，此處乃風水寶地，遠遠看去似有煙霧繚繞山間，頗有意境。

上京城中多勳貴人家，大周朝信奉佛教，這陽山寺自然也是香火鼎盛，山腳下往來車馬川流不息。

暮語隨秦氏一路拾級而上，這還是她第一次和母親外出，又是秋高氣爽的好天氣，暮語一貫貪玩，在府中早悶壞了，是以滿心歡喜，一路雀躍，和秦氏聊著以往在雲州的舊事。

「以前我在雲州的時候也去過寺廟，不過沒有上京的大，方丈大師還好心收留過我一段時間，那時候我每日都能吃得飽飽的。」暮語說著臉帶笑意。

秦氏心中微微犯疼，親生女兒吃頓飽飯都能高興成這樣，十六年來過得都是什麼日子，如果在侯府長大斷不會是如此境況，這確是她這個當母親的失職。

「後來呢？」秦氏柔聲道。

「後來方丈說我長大了，身為女子不宜再住在寺廟中，我才不得已離開的。離開之後我就下山回到原來的住處，月娘有時會給我帶東西吃，有時幾個月不見人影。」說到月娘，暮語放低聲音，她知道娘親不喜月娘，她也是一時口快才說出來的。月娘那個賤人！秦氏恨得牙癢癢，但看暮語怯生生的模樣也不忍多說，只心疼地挽住她的手臂。

不得不說這親生母女的感情確實奇妙，秦氏原先不喜暮語，看不慣她的舉止，但這段時日相處下來，只覺她嬌憨可愛，兩人很快親近許多，似要把這十六年未盡的情分都補回來。

從山腳到佛寺門前一共二百九十九級石階，暮語挽著秦氏很快便到了陽山寺的正門口，秦氏進殿內打點事宜，囑咐暮語在外等候。

暮語好奇地四處張望，發現寺廟門前比山腳下更加熱鬧，往來香客絡繹不絕，皆神色恭敬莊嚴，虔誠信奉，唯有一人面色清冷，著一身黑色錦衣立於樹下，他身形頗長背脊挺直，微風吹過帶起袍角，顯得風姿卓然，暮語不禁多打量了幾眼。謝承允今日接到消息，陽山寺中有幾名南夷細作潛藏在此，原本這種小事無須他親自出馬查探，但前幾日聽聞太皇太后身子抱恙，他便想順道過來上一炷香。他先在殿外觀察，未發現可疑人士，正想入殿，卻感覺到有人盯著他看，他眼神掃過，原以為還有其他南夷同黨，卻不料是個唇紅齒白，目光澄澈的小姑娘。兩人四目相對，暮語見到那雙狹長的鳳眸透著亮光，不禁心想，這人的眼睛真好看啊，只是眼神陰冷得有些駭人，許是有什麼糟心事才來此進香的吧？

她只覺從未見過如此英俊之人，忍不住又多看了幾眼。

謝承允卻是微微沉了臉，他已經很久沒被人這般盯著看了，如今上京城中民風已

經開放成這樣了嗎？一個未出閣的小姑娘居然也敢盯著陌生男子看？

不想敗露行蹤，他收回視線往殿內走去。

秦氏從迦葉殿中出來，正要叫暮語進殿上香就看到她怔怔失神的模樣，她順著暮語的視線看去，發現是一名豐神俊逸的男子，只是那男子怎麼瞧著有些像……南安王？

惶惶幾日果然連眼都花了，南安王那煞神能出現在寺廟？

秦氏覺得自己看錯了，眨了眨眼再仔細瞧，果然已不見人影，於是拉起暮語的手往迦葉殿方向走去。

「娘已經打點好了，一會兒妳進去住持會親自幫妳誦經祈福，算是妳回京後的接風洗塵，誦完經後，妳再給佛祖上香，有什麼心願都可以說給佛祖聽。」

「好。」暮語欣然應允，她這一路從雲州到上京，既認回了親生父母，還得了皇上賜婚威名赫赫的南安王，可就不是佛祖保佑嗎，她一會兒會好好給佛祖磕幾個頭。

這時，謝承允在迦葉殿中上香，住持立在一旁小心侍奉，身為陽山寺住持，他自認與不少京中顯貴打過交道，但如此膽戰心驚的還真是頭一次，嚇得住持圓滾滾的光頭上全都是汗。

上完香後，謝承允言明此行要捉拿幾個南夷細作，就躲到佛像後隱藏起來，住持抬手用袖口拭乾汗，轉身見到剛入到殿中的暮語，又擺出慈祥神色。

侯府嫡女自不可怠慢，住持親自誦完一部經書後，又拿柳條沾些許甘露淋到她身上，意為洗塵，暮語也頗為虔誠地雙手合十，閉目凝神。

洗塵過後，住持遞上香燭道：「姑娘有何心事皆可對佛祖坦言，只要一心向佛，定能如願以償。」

說罷，住持就退出殿外了。

暮語將線香點燃，再跪於蒲團上拜了拜，接著將香插入香爐中，又退回蒲團上跪著，閉眼，雙手合十地喃喃道：「感謝佛祖幫暮語找到親生父母，還有姊姊和弟弟，他們待我很好……」

暮語說著彎腰下去磕了個響頭。

謝承允隱在佛像後被迫聽著小姑娘念念有詞，看她虔誠跪拜的模樣，感覺彆扭，因為有點像在拜自己。

她的姓是哪個字？天子穆穆的穆？卑以自牧的牧？豈無膏沐的沐？不對，上京中能進這迦葉殿中得住持親自誦經洗塵的，恐怕只有安遠侯府暮家了。

謝承允悄悄探頭看去，認出是剛才大膽和他對視的女子。

暮語穿一身鵝黃色衣裙，顯得肌膚白皙通透，眼睛微閉，纖長捲翹的睫毛隨著說話聲微微顫動，一張紅嫩的小嘴說個不停，顯出幾分俏皮可愛。

人長得還行，就是腦子蠢了點。

三個響頭磕完，暮語又繼續道：「還要感謝佛祖替暮語覓得如意郎君，南安王威名赫赫，保南境十年平安，能嫁給他是暮語幾世修來的福氣。」

說完之後，暮語又磕了三個響頭，聲音比剛才那三個還響。



謝承允訝異了，他幾乎忘了那道賜婚聖旨，一直以來賜婚之事從不用他出手解決，都是那些女子自行想法子退婚，手段雖千奇百怪，不過卻也奏效。

此女卻好像是誠心拜佛，感謝賜婚？果真是腦子不好。

皇上就這般擔憂他枕邊空虛嗎？隨隨便便弄個傻丫頭做王妃？

「多謝佛祖保佑，等日後暮語嫁給南安王後，再和夫君一起前來還願，拜謝佛祖。」

暮語又叩拜了三下，才提起裙角站起身來。

這女人剛才就大膽看著本王，現下還叫著夫君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，看來是不知本王厲害，謝承允暗中嗤笑。

暮語叩拜完畢，轉身欲出殿外，迎面走來一位小和尚，生得白白淨淨，暮語膝蓋微曲與人行禮，兩人擦身而過。

謝承允看清小和尚正是藏身在寺廟中的南夷細作，突然從佛像後現身，短刃出手，一劍封喉，南夷細作當場斃命。

速度之快，讓背對著暮語完全不知發生了什麼事，只聽到砰的倒地聲音。

暮語聞聲回頭，正對上目露寒光的謝承允。

這人從哪冒出來的？自己剛才說的話被他聽見了嗎？

謝承允看小姑娘神色驚疑不定地打量自己，以為她被嚇傻了，靈光一閃道：「錦衣衛辦案，無須驚慌，此南夷細作已死。」

暮語低頭才看見倒地的小沙彌，沒想到上京也如此不太平，幸虧這位大人救了自己。

她俯身行禮道：「多謝大人出手相救，小女子感激不盡。」

上京地靈人傑，長相出眾之人果然不少，此刻近看，這位錦衣衛大人真是氣度不凡。

沒有驚呼，也沒有嚇暈，謝承允對她的反應還算滿意，「無須多禮。」

「那麼小女子不打擾大人辦案，先行一步。」

暮語轉身離開，讓原本準備再說幾句的謝承允話被堵了，看著少女離去的背影，臉上喜怒難辨。

暮語和秦氏上完香後，剛剛回府就看見在大門口焦急踱步的暮遠志。

「妳們總算回來了！」暮遠志焦急道，上下打量兩人，「可曾受傷？」

暮語搖頭。

「發生何事了侯爺？」秦氏問道。

「聽聞南安王在陽山寺中大開殺戒，一連斬殺了幾人，把好好的佛門清淨地弄得滿地血腥，妳們可有受驚？」

暮語想起在迦葉殿中遇到的錦衣衛大人，問道：「今日在陽山寺有南夷細作，南安王殺的或許是南夷細作。」

暮遠志聞言一愣，他今日在禮部衙門幹活時，聽聞南安王在陽山寺中大開殺戒，他趕忙回到家中，後續具體事宜就沒再打聽了。

「不管怎麼說，在佛寺中殺人未免太不敬佛祖，也就只有南安王那煞神才幹得出

這事。」秦氏憤憤道，偏偏自家還得嫁一個女兒給這種人。

「斬殺敵國細作乃保家衛國的仁義之舉，母親未弄清緣由怎能胡亂批判？」暮語義正詞嚴道。

秦氏瞠目結舌，女兒這是在幫南安王說話嗎？

「父親在朝中為官，更不能捕風捉影，妄議王爺。」暮語又補充道。

暮遠志難以置信，女兒這是在責備自己嗎？怎麼感覺女兒的心一點也不向著自己，而是全向著那煞神，難不成真打算嫁給他？

看來女兒在雲州的十六年果真是被養傻了，竟幫著南安王說話，駁斥自己的親生父母？能做出這種事的，上京城中恐怕再也找不出第二個人來。

安遠侯夫婦面面相覷，啞口無言，只覺得再不出手阻止，暮家恐怕要完。

翌日一早，暮遠志就匆匆進了宮。

御書房中，暮遠志俯身叩拜，求皇上收回成命，不要讓暮家女兒嫁給謝承允。

暮家世代忠良，暮遠志的骨氣皇帝前不久也剛見識過，膽敢上書直言南安王殺戮過重，如今朝堂之上有這般氣節的臣子已然不多了。

宸熙帝一早打好了如意算盤，南安王雖說戰功彪炳，卻也因此遭到許多文臣嫌棄，樹敵頗多，唯有給他配個文臣之女，才能改善這種狀況，若兩家能交好，日後對南安王的討伐之聲也不會那麼多了。

而前段時間安遠侯府的小道消息，宸熙帝也略有耳聞，眼下安遠侯府處境尷尬，左右兩個女兒都是暮遠志的心頭肉，此時不賜婚更待何時？

他那清心寡慾的皇弟，原本生了一張極討女人喜歡的臉，奈何他自己不好好利用，平白嚇跑了那麼多貴女，他再不幫忙，那冷臉弟弟可能一輩子都娶不到王妃。

「愛卿平身，起來說話。」

暮遠志並未起身，仍跪在地上道：「啟稟陛下，小女……」

「年尾的祭天大典，敢問愛卿籌備的如何了？」宸熙帝出言打斷，不怒自威。

年尾祭天？眼下才八月，何須那麼早籌備祭天大典？

暮遠志自然不敢如此辯解，只得結結巴巴地道：「尚未籌備。」

「既是如此，還有閒功夫來此？」宸熙帝端起案上茶杯，吹開浮在上面的茶葉，面色稍顯不悅。

暮遠志看出宸熙帝這是借題發揮，不讓他開口拒婚了，自己和南安王相比，在宸熙帝心中的地位，不言而喻。

暮遠志忙將身子伏低，整個人快趴到地上了，將嘴邊的話嚥回肚子裡，轉而道：

「臣這就去準備。」

說完，聽宸熙帝說了句退下吧，他趕緊退出御書房。

宸熙帝看著暮遠志離去的背影，啜了口茶。

多說無益，不如擺出皇帝架子，這些臣子反而安分些。

暮遠志回府將拒婚失敗的事告知了夫人。

其實這個結果也在他預料之內，要是進宮面聖有用，前幾年那些被賜婚的大臣之女還用那般拚命嗎？

皇命難違，就算貴為安遠侯，也要看看對手是誰才行，碰上南安王，上京哪個侯爵世家不是束手無策。

暮遠志此舉頂多也就圖個自我安慰，順帶讓秦氏看到自己的努力。

秦氏聞言哀歎了兩聲，既然如此，也只能順應皇命了。

另一邊，一直派了耳目關注賜婚之事的暮遙在暮遠志回府後就收到了消息。

得知賜婚照舊，暮遙有些焦急，娘親近幾日和暮語越來越親熱，父親雖偏心自己，可內宅之事多半是聽從母親的。

萬一母親把自己的婚事換給暮語，讓自己嫁給南安王，那就真的完了。

眼下侯府這邊束手無策，國公府那邊又接觸不到，或許只能從那個傻乎乎的妹妹身上下手了……

於是，半個月不曾出門的暮遙第一次來到暮語的房中。

「妹妹回府這麼久，鮮少外出走動，不如今日和姊姊一同上街逛逛可好？」

「好啊好啊。」

貪玩的暮語一聽要外出，哪有不答應的。

兩人乘馬車來到西市，這裡匯集了上京頂級的胭脂鋪、首飾店、布匹成衣作坊，是上京貴女最喜歡來的地方。東西漂亮，價錢自然也不低，不過對侯府來說都不算什麼。

暮語自小在雲州田莊長大，對穿衣打扮從不上心，對眼前這些鋪子也不大感興趣，不過這都是姊姊的一片心意，她當然不能讓她失望了。

兩人先來到胭脂鋪中，暮遙是店裡常客，掌櫃的見她光顧親自出門相迎。

朱色的口脂、潔白的妝粉、豔麗的胭脂，各式胭脂水粉擺滿櫃檯，暮遙挑選了幾個新出的胭脂，見暮語目光直愣，似乎不感興趣，以為她是擔心銀兩，便貼心道：

「妹妹隨便挑，帳算我的。」

暮語只覺得成日擦些胭脂香粉十分費事，晚上還要花時間清洗乾淨，不知為何要做這種自找麻煩的事情，又怕拂了姊姊一番好意，只隨便選了一盒朱紅色的口脂。逛完胭脂鋪，兩人又來到首飾店中。

與胭脂鋪不同，入了首飾店，暮語明顯精神了許多。

看著眼前金燦燦、亮晃晃的珠寶首飾，暮語兩眼放光，然而並不是因為這些首飾好看，而是值錢——在雲州過了十六年苦日子的暮語深知這些金錢的作用。

暮遙笑吟吟道：「妹妹喜歡什麼儘管挑吧，都算在姊姊帳上。」

暮語覺得姊姊對自己真是太好了，掌櫃的聞言也極力推銷，不一會兒，暮語頭上已經插了五支金玉鑲珠步搖，手上戴了兩對玉鐲，脖子上也有串明晃晃的大金鏈子。

「姊姊，好看嗎？」暮語朝著暮遙咧嘴傻笑。

金銀首飾可比胭脂水粉貴多了，要知道這些首飾可要花掉她大半年的零用錢，暮

遙突然覺得自己這個妹妹一點也不傻。

無奈說出去的話收不回來，暮遙咬牙道：「好看，麻煩掌櫃的幫我都包起來。」兩人拿著幾匣子金銀珠寶出了首飾鋪，暮語跟著暮遙走，發現路過擺滿琳琅滿目衣裳的成衣鋪子，笑意盈盈地開口——

「姊姊，我們進去嗎？」

「不了不了，我逛得有點累，咱們先去茶樓歇會兒吧。」暮遙趕忙拒絕，出來銀錢全花光了，正事還沒做，也不能就這樣打道回府。

暮遙看著錢袋中餘下的幾枚銅錢，雖說帶著暮語坐進茶樓，卻只能點了壺涼茶，她十六年來還從未如此落魄過，平日裡侯府喝的不是龍井就是大紅袍，幾時喝過這種粗製涼茶。

暮語卻興致頗高，倒了兩杯涼茶興致勃勃地喝了起來，喝完還覺不夠，又招呼小二上了幾碟點心。

暮遙正欲阻止，怕一會銀錢不夠還要差人回府去取，那臉就丟大了，暮語卻神祕兮兮拿出錢袋子。

「姊姊，我有銀子。」

暮遙看著滿滿一錢袋的碎銀子，頓時有種被人當豬宰的感覺，不悅地又喝了幾杯涼茶，好降一降心中的火氣。

茶樓一般都有說書先生，這家也不例外，此刻站在高臺上的說書先生唾沫橫飛地說著故事。

「要說那南安王……」

一聽南安王名號，兩人皆豎起耳朵。

「南安王身高八尺，生得虎目黑面，奇醜無比。」說書先生一敲木桌，茶樓內一片安靜，客人們皆將目光聚焦到臺上。

「想當年他領兵五萬，在邊境雲州與南夷對戰，光憑藉這一張可怖的臉，就生生嚇退三千南夷蠻子！蠻子一路往南，退至雲州邊境之外，後來南安王乘勝追擊，領兵南下，直搗敵軍大營，此後南夷聞南安王色變，邊境十年太平無虞。」

「好！」眾人高聲喝彩。

說書先生又大力一敲木桌，喝彩聲被打斷，「卻說南安王因生得面目猙獰，嚇退不少上京貴女，且因常年征戰，性格暴戾狠絕，皇上三次為其賜婚皆以失敗告終……」

聽到這裡，暮遙才覺出幾分不對勁來。

這丫頭初到上京想來不瞭解南安王的事，若是繼續在這聽著說書先生編排下去，再想騙她嫁給南安王恐怕難上加難。

暮語此時一手拿著茶杯，一手嗑著瓜子，聽得十分投入，時不時還鼓掌喝彩幾聲。暮遙忙打斷她聽書的興致道：「妹妹別聽那些說書先生亂說，南安王生得相貌堂堂，一點也不可怕。」

暮語問道：「姊姊曾見過南安王？」

暮遙雖參加過大大小小不少宮宴聚會，也見過不少上京的世家子，但南安王對這

些宴會從無興趣，所以從沒打過照面，於是搖頭。

「那姊姊為何說他生得相貌堂堂？」

暮遙語塞。

暮語吐了口中的瓜子殼，低聲好奇道：「姊姊這樣護著南安王，難不成想嫁給他？」

「當然不是。」暮遙連忙否認，「我的意思是叫妹妹別聽那說書的亂講，徒生誤會。」

「姊姊既不想嫁給南安王，又何須維護他的顏面？」

「這……」暮遙再度語塞，總不能說想騙她嫁吧。

「如果姊姊鍾情王爺，妹妹甘願成全你們。」暮語放低聲音道。

怎麼感覺自己被繞進去了，今日不是計畫好要哄騙暮語嫁南安王的嗎？怎麼這聊天內容好像有點不大對勁？

暮遙想要駁斥妹妹的說法，但又不知從何說起，感覺怎麼說都會被繞回她喜歡南安王這件事情上。

暮語見她不說話，更加肯定了心中所想，姊姊果然對南安王有意思，那自己豈不是不能嫁給王爺了？這麼一想，手中的瓜子都不香了。

暮遙喝了杯涼茶提神醒腦，好半天才整理好思緒，弄清楚這個妹妹腦子不同於常人，說話不能和她繞彎子。

所以暮遙直接問道：「我的意思是說，妹妹你可願嫁給……」

暮遙的話才說了一半，就見暮語一臉好奇地起身往外走，不知又看見了什麼新鮮玩意兒，她趕忙去拉暮語，可惜速度不及她快，手上拉了個空，她一路小跑出了茶樓，直到身形逐漸消失成一個小點。

暮遙無奈，待反應過來時才發現妹妹竟然沒有結帳。

她身上銀子不夠，而那傻妹妹跑出去竟還不忘揣著剛才買的那珠寶首飾，自己身為侯府貴女，賒帳也太難看……

暮遙別無他法，又不敢差人回府拿銀子，只得取下頭上那支她最喜歡的翡翠簪子付帳，心中頓時鬱悶難耐，怎麼都有種偷雞不著蝕把米的感覺。